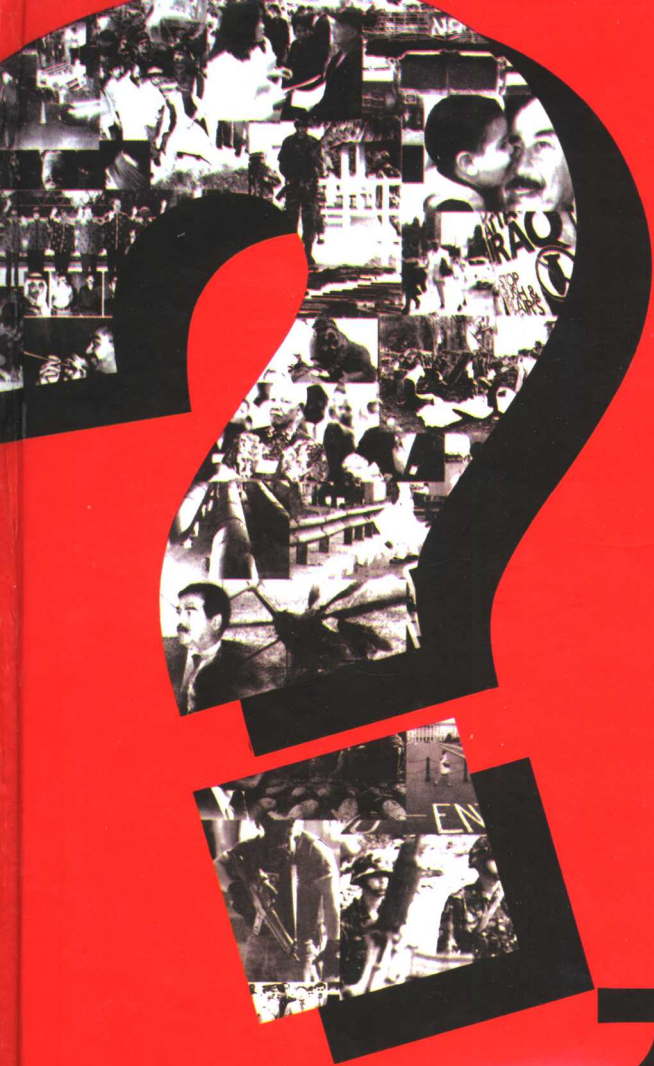


DANGDAI SHIJIIE REDIANWENTI DATOUXI 世界问题红皮书

当代世界

热点问题



大透视

DATOUXI

光明日报 出版社

当代世界热点问题 大透视

主 编 侯君雄

第十卷 恐怖惊魂

——
全球恐怖事件大追踪

光明日报出版社

目 录

第十卷 恐怖惊魂

——全球恐怖事件大追踪

第一章 重大国际恐怖事件.....	1
第一节 “人民圣殿”教	2
第二节 奥姆真理教	32
第三节 美国纽约世贸中心爆炸案	51
第四节 慕尼黑奥运会惨案	71
第五节 “胡狼”卡洛斯	120
第六节 俄罗斯的系列恐怖事件.....	149
第七节 爱尔兰共和军	164
第八节 揭密“黑手党”	200
第九节 民间恐怖系列	236
第十节 日本驻秘鲁大使馆人质劫持事件	241

第十一节	劫机事件系列	275
第二章	恐怖主义综述	286
第一节	不宣而战的特殊战争	286
第二节	恐怖主义的历史	287
第三节	国际恐怖主义组织	288
第四节	国际恐怖主义的新特点	298
第五节	国际恐怖主义泛滥的原因	308
第六节	任重道远的反恐斗争	311
第三章	黑社会综述	322
第一节	黑社会组织	322
第二节	黑社会的特征	328

第一章 重大国际恐怖事件

国际恐怖活动越来越猖獗，手段越来越残忍，已为世人所目睹。自 20 世纪 60 年代末现代恐怖主义兴起后，各种恐怖事件难以完全统计。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犯罪活动，它不仅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更为突出的是给人们心理上带来了巨大的恐慌。在许多国家，恐怖活动极大地阻碍了经济发展，引起政局动荡，最终的受害者仍是普通百姓。

虽然进行恐怖活动的恐怖组织各不相同，但其所使用的恐怖手段大致有如下几种：爆炸、暗杀劫持和绑架。其中爆炸是恐怖分子最为常用的恐怖手段，包括自杀性爆炸、汽车炸弹、遥控爆炸、定时爆炸等等。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1995 年日本东京地铁毒气事件，给人们敲响了警钟。那就是恐怖分子有可能掌握并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进行恐怖活动，特别是很容易得到的化学武器。前苏联解体后，核材料的走私成为人们又一个担心的问题，那就是恐怖分子也有可能获得并制造简易的核武器，来威胁并危害国际社会。

由于恐怖主义所具有的深刻社会因素，而且掺杂着民族、宗教、种族、领土争端等诸多问题并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加之某些超级大国仍在不断推行“一超独霸”的战略，更加激化了各种矛盾，也成为恐怖活动猖獗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虽然各国在打击恐怖活动方面都采取了多种严厉措施，从立法、建立专门机构、加强情报搜集，到增加经费、建立反恐怖特种部队以及加强防范措施等。但从实际效果看，并未能完全遏制恐怖活动肆虐的势头。其中原因虽多种多样，但有一点十分关键，那就是恐怖活动多为跨国行

为。缺乏有效的国际反恐怖合作机制，成为制约反恐怖的一个瓶颈。

从国际恐怖活动的特点看，有一些反恐怖斗争的措施在防范某些恐怖手段上还是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 20 世纪 70—80 年代，恐怖分子劫机、炸机事件经常发生，给民航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在加强对机场的保安，特别是加强了对行李的检测，并明确规定严禁无人携带行李登机后。劫机、炸机事件的数量已大大减少。

以下是一些形形色色的重大恐怖活动案例，虽然这些恐怖活动的背景各不相同，但其表现形式都有共通之处。从这些案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恐怖分子活动的一些手法，也可从不同国家的处理方式上，吸取一些经验教训。

第一节 “人民圣殿”教

一、圣殿教的创立

美国加利福尼亚有一处风景秀美的胜地——红杉谷，有“世外桃源”的美称。

这里丘陵起伏。丘陵上覆盖着一片片红杉林，远远望去，犹如一幅鲜艳绝美的风景画。

1965 年，一位名叫詹姆士·沃伦·琼斯的青年牧师走进了红杉谷。他被这迷人的风景所陶醉。他喃喃地说：“上帝呀，让我在这里引导你的子民吧。”

随后不久，他在其中一个山丘的顶上给自己盖了一座教堂。这是一座模样笨重的大房子，红墙、铁皮顶、大门上头立着一个大十

字架，上写着“人民圣殿基督教堂”的字样。风格粗朴，地点偏僻，看上去倒更像是个粮食仓库。

距离教堂不远，散居着不少农业村镇，向南约有两小时路程便是旧金山。教堂的出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于是，每逢周日成百上千的黑人白人教徒将教堂挤得水泄不通，倾听宣讲有术的琼斯教主大谈“圣教”理想。

琼斯是个令人着迷的人。头发乌黑光亮，穿一身深身西服，配一件浅色衬衫，笑容满面的脸上架着一副茶色眼镜。他循循善诱地问教徒：

“你们最痛恨什么？你们最反对什么，告诉我，大声告诉我。这是一个公平合理的福地，把你们的怨恨统统说出来，告诉我，好吗？”

“好！”教徒们满面放光。

“请说出来！”琼斯挥着他白皙的手。

“我们痛恨政治压迫！”

“我们反对民族歧视、种族压迫！”

“……”

教徒们群情激愤！

琼斯双手向下压了压，稳了稳教徒的情绪，大声讲：

“你们说得对，‘人民圣殿’教的理想就是消灭种族主义、政治压迫、贫富悬殊和生态不平衡的问题。‘人民圣殿’教就是为这一神圣目的而来，是你、我、他，我们自己的教派，我要引导你们——我的子民们，一起推翻不合理的制度，我们首要的目标是推翻旧金山的纳粹党！”

讲话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结束了。

琼斯宣讲的技艺很高。高兴时，可以把魔鬼都迷住。情绪不好时，他能栩栩如生地描绘出地狱的火焰与硫磺，将教徒们吓得不敢动弹。他还宣扬信仰治疗的巨大奇迹。有一些信徒宣称他们亲眼看

见过教主施行神迹，甚至把一个等死的可怜家伙身上的致命癌症驱走了。琼斯一时成为“圣人”。

在以后的几年里，琼斯拼命传教，星期日也不休息，事业得到了很大发展。他从不挪用他教堂的资金给自己买奢侈品，他只有一个不良嗜好——定期对“人民圣殿”教的年轻、有吸引力的女教徒提出性要求。而许多年轻的女教徒认为分享“圣殿之父”的床铺是一种光荣，是她们能为这位伟大人物做的一件小事。

1972年，琼斯与其主要助手蒂姆·斯托恩的妻子格雷丝生了一个儿子，取名约翰。斯托恩还写了一份宣誓书：斯托恩本人要求“这位世界上最仁慈、最高贵、最勇敢的人物”使他的妻子生一个孩子。他“坚定地相信这个孩子会成为一个人献身追随耶稣基督的人，他会在把上帝的国度带到地上来时起作用，就像他非凡的生父一样”。而同时，琼斯的妻子玛希琳仍然是她丈夫的助手，主管着“圣殿”的婴儿之家和一个诊疗中心，“圣殿”的其他教徒尊其为“圣殿之母。”

1972年至1975年，“人民圣殿”教成长极快，从一个小小的乡镇教堂变成强有力的全州性组织，在旧金山和洛杉矶用几十万美元买下地区，建成两个分部，各有几千名信徒。教主琼斯的声望也随之大增，1975年，他被“美国宗教生活基金会”列入“美国百名优秀牧师”名单，又被旧金山市任命为市住房管理机构主席，1976年，被《洛杉矶先驱调查报》提名为“本年度人道主义者”。这期间，旧金山成了“人民圣殿”教的大本营。

“人民圣殿”教之所以发展这么快，原因在于他能结合信徒的实际生活，对旧有的《圣经》教义进行批判。他在谈到《圣经》里说的每个人身上都有上帝的一个部分的时候说他就是上帝，他提醒信徒：

“上帝为你做过什么？你们要靠你们自己，也要互相依靠，也可以依靠我！”

有一次，琼斯厌恶地将《圣经》扔到地上，然后一再提醒信徒，正是那位“钦定”标准英译本《圣经》的英国詹姆士一世而不是别人，把黑奴贩卖到新大陆。“你们还想坐在这里念这些废话吗？”琼斯问，“你们还想坐在这里念这种奴隶的《圣经》吗？”为了加强分量，他指着附近的圣玛丽大教堂，“他们怎么能自称是基督教徒？在这个城市里的人晚上还饿着肚子上床的时候，他们把穷人的钱花了五百万元来买这一大堆水泥和玻璃。他们怎么敢自称是基督教徒？”

还有一次，他在仪式上演讲：

“我早已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来到世上是为了一种特殊的用处，追随我的你们是我的选民。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我化身之前就跟随我了。我在几千年前化身为佛，后来，我短期化身为巴布，即为建立巴哈信仰的人。我曾经在世上生为耶稣基督，我最后一次化身为俄国的弗拉基米尔·列宁。”

无论琼斯怎么说，信徒们都相信，他们已被琼斯的语言魔力所罩住。那么，琼斯究竟是人还是投胎转世之神呢？

二、教主琼斯

琼斯 1931 年出生于印地安纳州的林恩。他的父亲詹姆士·瑟曼·琼斯，受的教育不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法国作战时中了毒气，一直未恢复健康，在琼斯还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琼斯是在没有父亲的家庭中长大的，这助长了他后来愤世妒俗的习性。当他知道他父亲还曾是当地“三 K”党的骨干后，他咬牙切齿地骂父亲为最“卑鄙的种族主义乡巴佬”。

琼斯的母亲林内塔·琼斯性情温和，富有同情心。她认为信仰应该在于帮助贫苦人和弱者，而不在于听道。但是她每个星期天都

上教堂，她一直订阅《全国地理杂志》，热爱关于遥远的地方的文字，还喜欢幻想。她相信灵魂转世，经常给琼斯讲他在“前世”中航行的回忆——在猎取人头的野蛮人中间溯亚巴逊河而上的航行。她醉心于超自然的神迹，符咒、预兆、灵魂和梦。而她常常梦见她的儿子，这些梦都预示着伟大。

她告诉琼斯，“你命中注定要成为帮助贫苦人和弱者而献出一生的人，是一个要在这世界上留下痕迹的人”。

在母亲的影响下，琼斯的头脑中装满了各种有关转世与显灵的幻觉。

1949年，琼斯进了卢明顿的印第安纳大学。几个月后，他与一位年轻秀气的护士学员玛希琳相遇并相爱。玛希琳出身于教士家庭，笃信上帝和善良的德行。他们当年结婚，琼斯在玛希琳的鼓励下，进入印第安纳波利的巴特勒大学学习当牧师。

那一年，他才18岁。

22岁那年，琼斯从牧师学校毕业并在印第安纳波利顿的一个穷苦的地方建立“国民公共教堂”，主要靠琼斯自己在家里养猴子卖钱维持。其跟随者都是些贫穷、弱小、困苦无助的人。有人形容说琼斯的主要跟随者是“又肥又丑的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亲人的老太婆”。而琼斯对她们往往是“大老远就跑过去又抱又吻，就像他真的很爱她们似的”。

因当地种族主义者的反对，他几次将教堂移址易名。到1960年，他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盖起一座“人民圣殿纯福音教堂”。由于他治疗灵魂又治疗肉体的“天赋”，名声迅速传遍了州内外，1961年被任命为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城市人权委员会”主席。

1961年末，他携妻子和儿子斯蒂芬，到巴西的一个贫民窟传教约二年。1963年回到美国，正值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高涨，琼斯怀着深刻而真实的激情听了马丁·路德·金等人的讲话。然而，另一个不同的声音却改变了琼斯。

这声音是马尔科姆的。

马尔科姆以前是个吸毒成瘾的街头流浪者，在监狱中从基督教转到伊斯兰教，取了一个穆斯林名字“马尔科姆·爱克斯”。他不仅强烈抨击种族主义，而且特别尖刻地指责基督教和美国的教堂。

马尔科姆认为，基督教是一种容许奴役的宗教，它所许诺的“爱”只不过是白人的一种残酷而巧妙的欺骗，其作用是防止黑人要求正义。他批驳民权运动，认为它是低声下气地指望一个由奴隶主组成的国家会有基督的仁慈，实在无益。

1964年初，琼斯被任命为主要由白人组成的稳健的新教教派的“基督门徒教堂”牧师时，他已经不再相信基督教的正义和上帝。他面临着“信仰危机”。

“信仰危机几乎使他想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当一个宗教讲坛后面的秘密煽动者。”

1965年是“对美国失望”的丰收年，越南战争等使琼斯越来越相信美国已经是个晚期病例，这个危险的大国将拉上全世界，最后向核爆炸的地狱作可怕的一跳。就在这个时候，琼斯从一份杂志上看到加利福尼亚有利的气候条件和沿海岸的最安全的山谷地带，认为这是躲避核爆炸的最佳地方。

于是，在1966年底，琼斯带着大约30名最忠诚的追随者来到了红杉谷，建立了“人民圣殿教堂”。

三、狂妄的圣殿教

琼斯宣称，圣殿可以代替家庭。他认为美国的家庭破裂是件好事：老式的、作为基本单位的家庭，是像恐龙一样的古老社会古董，是垂死社会中的过时的残留物，它使有着共同的境况的穷苦百姓相互隔离，使他们受压迫。将来的潮流是穷人们在一种全新的家庭里联合起来，以一种全人类都是兄弟的乌托邦式的观念为基础，

组成一个延伸得广泛的联合组织的网，在这个新的、扩大的家庭里，人人都是兄弟姐妹，更重要的是，大家庭都有一个强有力的、关怀备至的“父”。“圣殿”就是这样一种家庭，琼斯就是家庭的“父”。

这是琼斯到红杉谷后最初的传教教义。

为控制住信徒，琼斯欺骗说他是在另一个星球上出生的，具有“超人”一样的神力，什么事也休想瞒过他的眼底。有的信徒信以为真，四处宣传：“教主有像照相机一样的记忆力，你几年前同他谈过的话，他能一字一句地背出来。他能拿出一个文件从头到尾看一遍，再一字不差地背给你听。”

第十卷 恐怖惊悚
不管琼斯具有什么样的神力，他还是小心地对信徒进行全方位的统治。他对“圣殿”的每一个信徒都保存有丰富的档案，里面是家族历史、医疗记录和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资料。里面还有“圣殿”的每个信徒都要定期写出来的“自我忏悔书”，也有一些是告密者提供的材料。假如某个信徒的档案里没有个人秘密材料，琼斯就让告密者去找这个信徒进行“友好”的谈话。

琼斯统治信徒的手段是运用眼泪。

有一次，一个八十多岁的小个子老太婆站起来讲，她还是个年轻少妇的时候，在南方租种白人的土地，有天晚上白人地主冲进她的家，到处乱摔东西。这个妇女刚生了小孩，几个月大的婴儿睡在摇篮中。这个白人抓起摇篮就扔。孩子后来死了，这个白人却什么事也没有。

老太婆讲完后，琼斯首先哭起。他泪流满面，嗓音喑哑。几百个信徒也随之哭起来，个个哭得像在地狱里一般。最后，琼斯说：“我们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身上重演，我们不能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下去了，这简直像是在地狱里生活！”

琼斯在精神上统治信徒的同时，也不忘在物质上诱惑信徒。“圣殿”供给信徒全部需要，除了衣、食、住，还有医疗和娱乐。

而且还为大学生付学费，为婴幼儿和老人提供日夜全托。“圣殿”还向非信徒提供免费伙食、免费医疗、小儿免费日托等一大串各种服务。

“圣殿”的经济来源，主要是数量庞大的信徒捐款和社会募捐。在“圣殿”外面有工作的信徒按规定将收入的相当部分上缴，有时超过25%。富有的信徒，则要求他们把财产转给“圣殿”。领取福利补贴、养老金或抚恤金的穷苦信徒，则按期将领到的支票转给“圣殿”。每一次集会就是一次募捐，并且许多穷苦信徒拿着募捐箱，走街串巷拉募捐。

琼斯的经济政策实质上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的翻版。

琼斯针对信徒的不同类型而治。信徒们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贫苦卑下者，包括无依无靠文化程度低且无工作的年轻人，他们是一般的教民。一类是比较富裕的中产阶级者。他们之中许多人都在“圣殿”的“计划委员会”中，这是个有一百多人的大组，在名义上是拟定“圣殿”的政策方针的机构。计划委员会的成员不参加读经，不参加信仰治疗，也不瞻仰神迹，对他们来说“圣殿”是严肃的事业，是持久不变的艰苦工作、责任和牺牲。计划委员会的成员要牺牲他们的时间、金钱和全部精力，甚至还要牺牲他们的私生活，一般不与“圣殿”之外的亲属或朋友接触。在内部，成员的生活都要公开，就像是住在玻璃房子里。

令琼斯津津乐道的是他曾拯救了好几名濒临死亡的青年吸毒者。29岁的迪姆就是其中一个。迪姆有着一双浅蓝色的大眼睛，他告诉前来采访的记者说：

从越南回来后，我一直给自己注射海洛因。后来一位朋友把我带到“圣殿”听教主布道。教主说：“人人都应有享受幸福的权利。”我非常感动。听完后，我跑回家，把针头、针管统统扔进垃圾堆，然后来到琼斯教主身边。像其他人一样为他效劳。我们现在什么也不需要。“圣殿”给我们提供膳食、衣服，并在城里给我们

租房子住。我们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帮助老人，帮助贫民窟里的穷人。我们也常去探望疗养院里的病人。

根据迪姆的描述，他简直就生活在一个理想天国，没有压迫，没有争端，人人平等，和平共处。而琼斯也时时不忘在任何仪式上向信徒们宣布他的伟大理想：

、“有一天我将是美国的统治者。我将消灭种族主义和政治压迫。我将使全国变得像我们的社团一样，没有压迫，没有阶级对抗，人人平等，和平共处，这就是我要建立的‘教徒的社会主义’！”

正是在琼斯精力旺盛、富有煽动和感染性的鼓动下，“人民圣殿”教日益壮大，成为一个拥有众多信徒、内部团结紧密、工作效率非常高的邪教组织，在旧金山市显示出很大的力量。

四、入教者的背叛

物极必反。在“人民圣殿”教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同样问题。

1975年，琼斯的铁杆成员——“圣殿”计划委员会的委员默托夫妇“叛离”圣殿教。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圣殿”变了，教主琼斯也变了，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变了。他们眼中，计划委员会的会议内容越来越离奇。特别是讨论教主的性生活。有人蛊惑说跟教主过一夜可以保证提高生活热情。教主则大骂资产阶级式的性生活态度，要每个委员会成员坦白他们对性生活的幻想和恐惧。有一次他还声称要脱离大家过几个月独身生活，作为一种“性绝食”罢工，以表明组织纪律和放弃感官快乐的决心。还有一次，琼斯在通宵达旦的会议中不让任何人离开房间，直到讨论的问题有个结果。他叫人拿来个铁皮桶放在房间让人小便，坚持说性公开和男女在一起小便“是‘圣殿’坦白无私的表现”。

默托夫妇慢慢觉得，在“圣殿”的生活中，“纪律”取代了

“爱”，成为第一戒律。于是，他们提出脱离“圣殿”。

这一时期是“人民圣殿”教发展的鼎盛期。而默托夫妇的“叛变”无疑是对这一发展趋势的有力打击。

琼斯为此大为恼火！

他先是派“圣殿”代表团到默托夫妇的住处进行游说。游说失败后，又派人到默托夫妇处强行搜查，说“圣殿”丢了文件，并故意对夫妇俩进行人身攻击。

琼斯的这一做法激怒了默托夫妇，也更加深了他们对“圣殿”真实面目的认识。夫妇俩签署了一份宣誓书，控告琼斯有长长的一串堕落不法行为，并更改了他们的名字，决定一辈子跟“圣殿”斗争。

1976年，又有几个教徒“叛变”。教主对脱离“圣殿”的人十分敏感，大骂他们背叛了事业，“为一口袋信用购货卡和一辆花哨的汽车就出卖了兄弟姐妹，这类人真该杀！”

每一个脱离了“圣殿”的人，尤其是计划委员会成员，都被列入黑名单。他们的住宅被监视，查明他们是否与政府机关的人或敌对记者有接触。他们的私生活（甚至垃圾堆）都被仔细检查，为的是找材料写信恐吓他们。尽管如此，还是有人不断叛变。

“天哪，这是怎么了，难道末日就要来临？要不人们怎会如同大地震来临前四处逃命的动物呢？”

琼斯感觉到他的四周布满了危机。

更让琼斯感到惊慌的是他的“圣母”格雷丝不久后也叛离他，并向法院递上一纸诉状，要求收回约翰的抚养权。

格雷丝“叛变事件”发生在1976年6月。那一月琼斯带领几百名教徒乘坐领头汽车挂有“吉姆·琼斯牧师的人民圣殿”的车队，周游全国一个月，沿途在大城市租用教堂传教，吸收新教徒，准备在7月24日美国建国200周年纪念日返回旧金山举行“圣殿”的盛会。然而，就在车队到达纽约时，格雷丝“叛逃”了。

自从给琼斯生了一个儿子后，格雷斯学了点大学课程，对生活似乎有了新的认识。她非常渴望能过一般人的生活，于是，就在车队到达纽约时，她悄悄离开车队，不辞而别。

格雷丝的“叛离”对琼斯而言无疑是一场最可怕的大地震，担心他的“圣殿王朝”毁于一旦。格雷丝对他而言与其说是重要不如说是一个最大的威胁。因为格雷丝掌握了一切有关“圣殿”的内幕，他担心她把自己的私生活及“圣殿”的情况告诉报界。如果那样，他就彻底完了。

“不！绝不能就这样下去！”

琼斯随即找来心腹商议，决定将“圣殿”的大本营迁移到美国法院管辖之外的地区，最后敲定：新址定为圭亚那合作共和国的热带丛林中。

五、定居“琼斯敦”

圭亚那合作共和国位于南美洲大陆东北部，当时有 80 万人口，主要为印度族和黑人，绝大多数信奉基督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

圭亚那属热带雨林气候，常年温热多雨，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高大树木。

1963 年，琼斯从巴西归国途中去过一次圭亚那。1966 年这个国家脱离英国独立，并且选举出一个黑人社会主义政府。

其实，就在琼斯与心腹们商议迁址之时，他的心早就飞往圭亚那那密密苍苍的原始雨林了。随后不久，琼斯就与圭亚那政府谈判，决定租用一大块未经开发的丛林。

圭亚那政府答应了。双方签订了长期租约，面积共为 3.843 英亩。

1977 年初，大量的建筑物资开始运抵这个居留地。

与此同时，琼斯开始鼓动教徒们向圭亚那迁移，他说：“圣殿”

的敌人是座巨大的冰山，这几个变节者，只不过是冰山的看得见的
光……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是一群穷苦人，特别是黑人，自己团结
起来了，政府的权力结构就会感到威胁……惟一的出路是离开美国
这个种族主义的地狱。

后来在集体自杀中死里逃生的奥德尔·罗兹回忆说：

教主告诉我们那个地方是多么美，而且最重要的是人那里是
多么自由。比如说“圣殿”在这里不能喝酒抽烟，惟一的原因是
你在这里买东西都要拿穷苦人的汗水去换。而到了那里想做什么就
可以做什么。在那个地方不是拿人的肤色来评判人，也不是拿说话
的习惯或是他父母的地位来评判人。在那地方你想做个什么样的人
就可以做什么样的人，想做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你可以成为你
一直想做的那种人。只要你是正在做工作帮助你兄弟姐妹，在那地
方评判人只有这一条。

1977年3月初，380名“圣殿”成员向圭亚那驻华盛顿大使馆
申请移民签证。几个星期后，第一支“圣殿”大军出发奔向丛林中
的新家。其中包括教主的私生子小约翰。

然而，就在出发的前夕，琼斯最忠实的信徒斯托恩也“叛变”
了，他不愿到圭亚那的丛林中生活。

琼斯的心再次感到绝望。

教徒们把“新家”所在的丛林营地称为“琼斯敦”。不到几个
月，琼斯敦迅速扩大成将近700人的一个喧闹忙乱的公社，而且每
星期还有三四十个教徒到达。琼斯急忙命人再建造一些临时房屋，
以供不断扩大的信徒居住。这些房子都用只经过粗糙加工的木料盖
成。窗子是活动的木板，没有装门。房子之间铺着木板人行道。

琼斯命令信徒从事三项最紧要的工作：砍伐丛林、种地、盖新
房。作物有香蕉、木薯、菠萝、甜瓜和豆类、卷心菜等。琼斯还学
着古巴的做法，定下一条严格的制度：每一个琼斯敦的成员都必须